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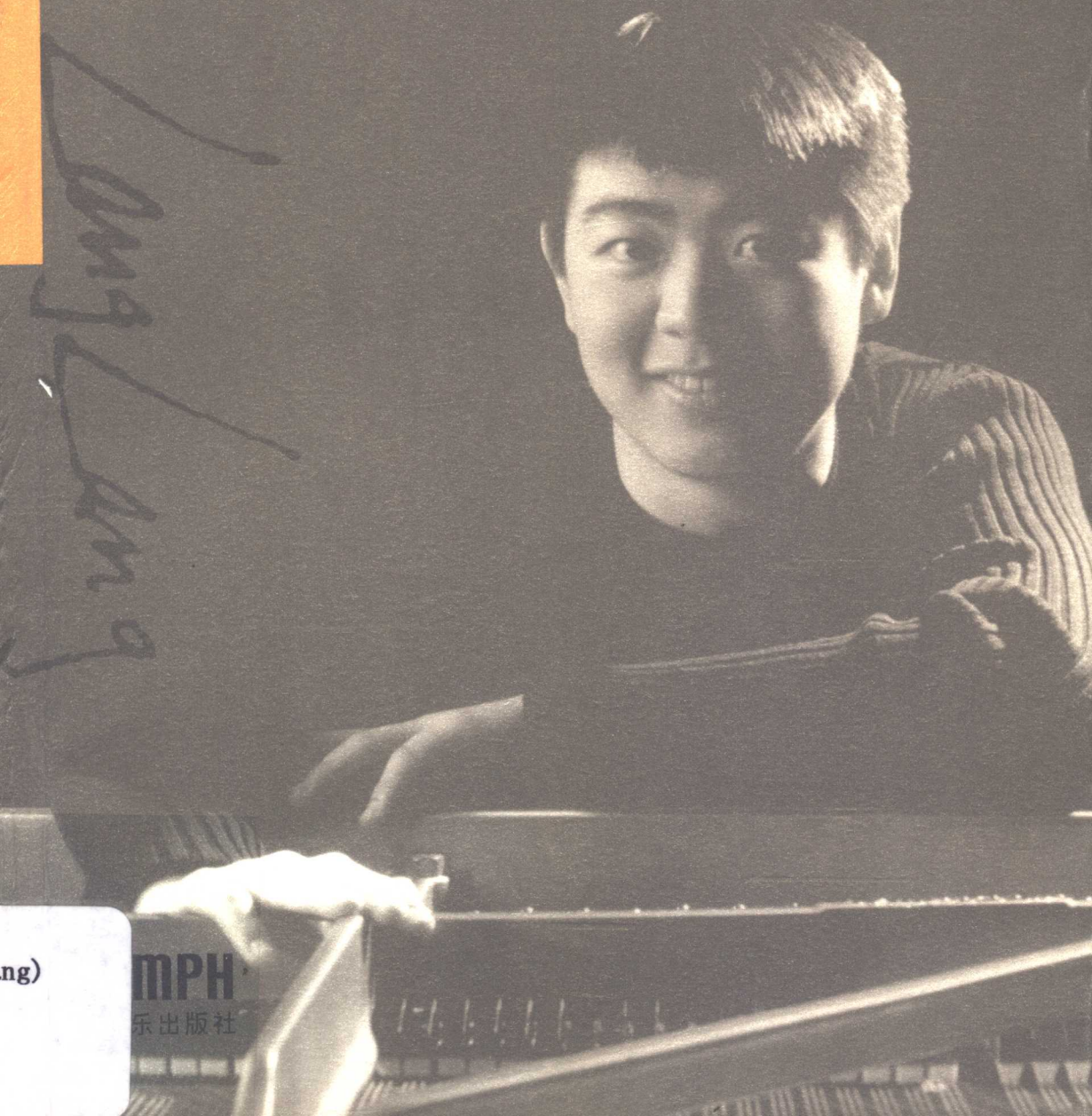
天才郎朗

当代钢琴家系列



附VCD一张

刘元举 著



(ing)

MPH

乐出版社

当代钢琴家系列

天才郎朗

刘元举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郎朗/刘元举著.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5. 10

ISBN 7-80667-767-4

I. 天... II. 刘... III. ①郎朗—访问记②家庭
教育—经验—中国 IV. ①K825.76 ②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400 号

书 名: 天才郎朗

著 者: 刘元举

文本编辑: 胡晓耕 蔡恺君

音像编辑: 蔡恺君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200020

网 址: www.slcm.com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8\frac{2}{3}$ 插页 4 图、文 330 面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3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67-767-4/J·733

定 价: 40.00 元(附 VCD 一张)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500949



刘元举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集《人·情》、散文集《西部生命》、《上帝广场》、《表述空间》、《用镜头亲吻西藏》，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钢琴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朗朗和他的父亲》、《钢琴时代》、《学琴生涯》。作品涉及钢琴、建筑、摄影等领域。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等数十次省级以上优秀作品奖。



刘潇 1983年8月1日生于沈阳。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四年级学生。已在《延河》《辽宁日报》等报刊发表《并不浪漫的行旅》等数十篇散文。本书所附VCD《同时代的朗朗》是首次拍摄制作的纪录片。

序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认识郎朗已经整整六个年头了。

记得1999年,郎朗在芝加哥音乐节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中大获成功,当晚就有好几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都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位钢琴神童的横空出世。从那时起我便对他格外关注。2001年在英国伦敦,傅聪老师第一次听完郎朗的演奏也兴奋不已,说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青年钢琴家琴能弹得如此精彩,而他身上流淌着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如今郎朗的艺术造诣已经更加成熟,成为音乐界举世瞩目的青年钢琴巨星,活跃在国际钢琴演奏的舞台上。

刘元举兄写的这本书,是郎朗生活的真实写照,详尽地叙述了郎朗曲折而多少有些离奇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父母为他的成长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本书为喜爱郎朗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郎朗的机会,从中也可以获得诸多启迪。当然,钢琴家的成长没有固定的模式。郎朗的经历与成就令人惊叹,但并不意味着读者或琴童的家长都应该去效仿郎朗的教育模式。他的成功有许多特殊的因素——非凡的才华、高超的造诣,也因为他不可多得的机遇。因此,也不是说其他人照搬同样的模式也一定会获得同样的成就。在欧美,有成百上千背井离乡的中国青年钢琴家们含辛茹苦,同样作了巨大的努力,只有极少数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绝大多数至今仍然默默无闻,也有不少伟大的音乐家、钢琴家,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太多的坎坷艰难,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因此,我想说的是,天才的成功是没有定式的。而热爱音乐、不计成败地投身于艺术,无论如何是人生的一种财富,是生命的一个最好的礼物。而这是所有音乐爱好者都能够拥有和把握的。郎朗非常年轻,他还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与更辉煌的事业!让我们共同期盼并祝福他最终能成为他所景仰的霍洛维茨那样的伟大的钢琴家!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授

2005年9月29日

自序

2005年的春天,我客居在中国的南方。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春天,是秀美而温馨的春天。到处是绿树芳草,到处是花香鸟语,植物的表情丰富得令我惊异,完全不同于我在东北所度过的那么多个冷嗖嗖的风季,还有粗野而恣肆的漫天黄沙。

在南方的春天里,我处在一种闲适的心境中,于是,我就特别喜欢将自己埋入一个由钢琴发出声音的古典沙层里,就像小时候在河滩躺下,用那种晒热的沙土将自己全身覆盖起来的感觉,惬意得很。

我喜欢边听音乐边看书。书看得很杂,但看得仔细的是一本《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传》。本来我并不看好中国人编著的外国名人传记,但是,在贤杰的推荐下,我才从上海买回来。静下心来读书,与在书店里匆匆一翻的感觉竟大不相同。

我听的音乐有CD也有DVD。其中听得最多的是傅聪自己筛选出的随着他那部书一起到达读者手中的13首钢琴曲,还有朗朗的“拉二”和“门一”等。现在的光盘太多了,买了那么多,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工夫听的,只能那么放着。而有的即使听一遍,就再也不想听了。极少有听了一遍还不腻,还想听的光盘,而百听不厌的光盘就更是不可思议了。而我想说的是,傅聪的这张盘就是我百听不厌的声音。我感觉他很深沉地在倾诉着,有感怀,有哀伤,还有悲悯。似乎还有许多东西,我还不能一下子都清楚地听出来。

我经常在看在听的还有一部《黄金时代的钢琴家》。这真是一部经典。我这样说,是否会有卖弄之嫌?不过,我确实每天都安排一些时间与这些美妙而高贵的声音相会并且乐此不疲。

一张好的光碟除了创意音色之外,还应该具有广博的视角与宏大的叙述,而囊括了黄金时代的这些钢琴大师们的来龙去脉,恰恰可以满足我在这些方面的渴求。最有意味的是1903年。这一年,有三位震惊世界的钢琴天才得以诞生。他们是阿劳、塞尔金、霍洛维茨。

这三位大师的出生地不同,但是他们都有着清晰的传承路线,都是

深深得益于名师指点。生于智利奇廉的阿劳，自称是贝多芬的传人。他幼年就到柏林深造。如果探究他的老师的话，应该从贝多芬算起。贝多芬教过车尔尼，车尔尼教过李斯特，李斯特是马丁·克劳泽的老师，而阿劳的老师正是马丁·克劳泽。这种传承，极其正宗，原汁原味，因而造就了伟大的阿劳。

再看塞尔金，那个充满激情的老人，弹琴时口中热烈地咏唱着，嘴唇与键盘一同颤抖。不必去看他的敏捷的触键过程，只需弄清楚他那光亮神晕的头顶与一圈华发是如何清清爽爽划出的分界，便会得出他的高贵的指数。他的天才也是来自伟大的传承。他生于奥地利，被喻作是德国严谨正统而荣耀的终极阐扬者。他受到克拉拉·舒曼的影响，还有汉斯·范·毕罗布与布拉姆斯的塑造。因而，他的演奏具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说到霍洛维茨，就有着更多的亲切感了。最早知道这位钢琴伟人是在1989年。我在另外一部写钢琴的书《中国钢琴梦》中真实记载了我见识这位大师的具体经过。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李其芳的家中。

那时候，还很少有光盘，有的只是录像带。那种又大又显得厚重的录像带在李其芳的操作下，令我一睹了什么叫钢琴，什么叫钢琴家风采。那盒录像带就是记载了霍洛维茨流亡六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他的故乡俄罗斯的情景。他弹得错音挺多，每弹错一个，李其芳就笑着指出来，她是高兴而赞美的笑，她说，只有霍洛维茨才可以弹错音。

当这种笨重的录像带变成轻质的DVD光盘发行时，这位浪漫派大师早已告别了人间。而在我客居南方一隅的春天里，再一次目睹了霍洛维茨回到故乡的那种动人的演出场面，还有他像个孩子一样触景生情地欢乐着，感伤着。于是，我联想到头一次在李其芳家看到录像带时的情景。就是说，录像带上的他还活着，而DVD上的他，却已作古。一个钢琴伟人的生命过程，是两个记录他演奏的版本的转换，如此而已。

霍洛维茨出生于钢琴之家，父母姐姐全会弹琴，而且曾经都比他弹得好。他到了11岁时才开始真正弹琴。但是，他因为斯克里亚宾，因为他的老师布鲁门·费尔，他的天才被迅速点燃。他的老师布鲁门·费尔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助手。因而，他得天独厚，不仅从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

尼诺夫那里继承了燃烧的浪漫艺术真谛,他也深得安东·鲁宾斯坦之精神。因而,他的杰出是自然的事情。

1903年应该定为钢琴年的。这一年,值得人类记忆的事情太多了。毕加索在巴黎正处于“忧郁时期”,邓肯正在探索新的舞蹈境界,德彪西与拉威尔则致力于钢琴创造的崭新音色中。而更令人振奋的是,人类首次成功飞向天际,因此,到处都是兴奋与希冀。这是一个想飞的年代,也是一个能飞的年代。

20世纪初叶,便凸现出一个辉煌的钢琴世纪的端倪。

到了世纪末,1989年,被称作钢琴伟人的霍洛维茨逝世,1991年,阿劳和塞尔金离去,人们为之痛惜的是,随着这些大师的相继离去,钢琴失去了与浪漫派的最后联系。

然而,传承关系却并未随着大师们的离去而中辍。霍洛维茨虽然远去,但是,他的学生还在。他那为数极少的学生中,有一位就在柯蒂斯音乐学院致力于钢琴教学。他是俄裔犹太人,是美国的犹太学会的副会长。他以自己对于钢琴的挚爱与忠诚,满腔热情地教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学子。而到了1997年,他在前来应考的学生当中,一眼就认准了来自中国的男孩郎朗。他绝对是独具慧眼,他认为郎朗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才。

当时的郎朗还曾信誓旦旦地要在美国夺取克莱本钢琴赛事的大奖呢!但是,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却对他说,不要将目光盯着比赛。霍洛维茨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赛事,却照样成为伟大的钢琴家。格拉夫曼认真地对郎朗说,你是想弹一阵子钢琴还是弹一辈子?这是个本质性的问题,郎朗当然希望弹一辈子了!于是,在他的老师格拉夫曼的引导下,郎朗的目光变得深远起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参不参加比赛的问题,而是一次人生的定位。从此,郎朗不再看重那些喧哗的比赛,他沉潜下来,一心一意地埋头练琴。当他头一次回国面对媒体时,记者问他最感谢谁的时候,他点出了他的几位老师,但是,当记者又一次问他最感谢哪一位老师时,郎朗不假思索地说:格拉夫曼!

在霍洛维茨传里提到了他的几位学生,其中最得宠的便是格拉夫曼。1954年霍洛维茨认识了20岁的钢琴天才格拉夫曼。在一次比赛中,作为评审团主席的霍洛维茨坚持将第一名的荣誉给予这位20岁的

年轻人,但是,第一名却给了别人。对此,霍洛维茨“感到有点沮丧,但是却越发激起了他对格拉夫曼的兴趣。”

格拉夫曼对老师非常尊重,尽管霍洛维茨早就想收他为徒,但是他一直等到他原先的老师万格洛娃去世之后,才正式师从霍洛维茨。性情乖戾的霍洛维茨非常喜欢他的学生,他从来没有收到学生的一分钱学费。他们这种师生之间的情谊变成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我这样记述格拉夫曼,只想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具有正统的霍洛维茨的传承,而他又将这种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郎朗。于是,从传承的意义上说,郎朗得到了霍洛维茨的真传。特别是在舞台演奏方面更是偏得。

在美国媒体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自霍洛维茨之后,古典音乐没有了钢琴领军人物,而郎朗的呼之即出,恰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可能。郎朗能否真正成为霍洛维茨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的演奏风格有多少相像之处。格拉夫曼认为:“霍洛维茨是天生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他需要有观众的参与。”在我看来,郎朗也应该是个天生的舞台表演艺术家的料,还在他7岁时,我看到他头一次登台演奏时,他的表演欲之强烈就留下了深刻记忆。还有霍洛维茨与格拉夫曼对曲目的偏好非常接近,都喜欢柴科夫斯基、肖邦、李斯特、普罗科菲耶夫、拉赫玛尼诺夫、舒曼、舒伯特和贝多芬的作品。格拉夫曼接受了霍洛维茨的一个观点,即钢琴是一件“打击乐器”,他说:“要不厌其烦地分析伟大的歌唱家们是如何处理分句的,特别是如何扩展和收缩一个乐句,只有掌握了这种要领才能获得真正的键盘上的自由。”

这属于真传,而在郎朗身上我看到过这种真传,他在一次回故乡的音乐学院讲大师课时,他讲到了“柴一”的演奏句式时,就对其中的一个句子进行了示范演奏。同样的句子,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弹,完全不同的音色与效果,令在场的学生们惊叹不已。郎朗获得了键盘上的自由,而且,他在这种自由中飞翔,越飞越高了!

霍洛维茨是俄国的,俄国的钢琴大师太多了,可以不夸张地说,俄罗斯就是一片音乐和钢琴的高原,在地理位置上与我们相连,从文化影响来说,我们受到的影响也不止一个世纪。中国钢琴的奠基人是来自俄罗斯的,中国音乐家钢琴家也多有去俄罗斯留学的,在演奏风格上我们

几代钢琴家所受到的苏联学派影响太深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出现拉赫玛尼诺夫,出现霍洛维茨。有件趣事现在想来不免滑稽: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到朗朗弹琴时,惊讶得不得了,他打听了朗朗的出生日期,然后回去翻找了鲁宾斯坦故去(抑或出生)的日子,似乎有着惊人的吻合,于是,这位老师惊喜地告诉别人,朗朗是鲁宾斯坦的转世。

朗朗生于1982年。那时候的中国,正在兴起一场铺天盖地的钢琴狂热,那是一场钢琴的大梦,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如今算来,钢琴在中国的历史已有百年。寻找钢琴传入的轨迹,不能不提到1840年,鸦片战争使我们坚固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撕开。而我如今就在距这条著名的口子——虎门不过30公里的地方为我的这部书重新出版而自己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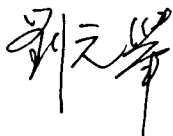
虎门那个地方,我曾在三个月之内去过三次。不知为什么海面上总是聚拢着一片迷蒙,海水也总是浑浊。拍出的照片能见度极低。或许这种迷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遮羞?不管怎么说,作为通商口岸的最初开放,总不免伴随着撕裂般的痛楚:强迫性的挤压中涌入了大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就是他们带来了现代钢琴。

据载,外国使者曾将钢琴作为礼物赠送给清朝宫廷。末代皇帝溥仪就曾弹过一架三角钢琴,这架钢琴还曾在故宫展出过。这很有意味。不过,更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爱新觉罗家族中,最早接触钢琴的人是康熙皇帝。他学弹过一架古钢琴——“西洋铁丝琴”。我想,康熙肯定不会喜欢这种玩艺儿,他只不过是闲着没事玩玩而已,否则,中国人接受钢琴的历史将会提早一个世纪还多。

现在是2005年的春天。我在距虎门仅30公里的地方,回眸——从我们眼前走过的这个世纪的中国钢琴的演变,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值得回味和感慨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准确地说,我对钢琴的关注始于80年代的钢琴热中,我的女儿也是当时的琴童。她与朗朗曾经在一起学过钢琴,那是在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老师家中。正是因为女儿学琴,使我与钢琴有了缘分。在我们为期百年的钢琴经历中,最值得去写的,还是上世纪最后这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步子迈得最大,最迅速,无论从规模和水平,都是前八十年所不可比拟的。不久前,市面上出了一盘

郎朗的 CD,是郎朗在卡耐基音乐大厅举办独奏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封面上除了意气风发的朗朗照片之外,有一排字是这样写的:引证中国人的骄傲——我可以借过来这句话说:

本书引证着郎朗的不凡经历。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刘元' (Liu Yua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5年4月9日于南园东城

序 周 铨 /

自序 2

第一章 在葬礼的气氛中壮行 /

第一节 痛洒英雄泪 3

第二节 昨日重现 19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33

第一节 无业人员 35

第二节 逼儿子去跳楼,还是回沈阳? 44

第三章 父亲的赌注 57

第一节 沈阳—沈阳 59

第二节 沈空大走廊 68

第三节 孤注一掷 76

第四章 泪洒埃特赫根 91

第一节 荧光屏上有条流动的小溪 93

第二节 好奇带来的好运 97

第三节 房东尼曼娅和一条与朗朗同龄的大狼狗 104

第四节 泪水的真实分量 106

第五章 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117

第一节 特殊公民 119

第二节 这里也有陷阱 123

第三节 仍然受气 绝不再忍 131

第六章 好儿郎郎 148

第一节 通往仙台 145

第二节 头顶五星红旗 149

第三节 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面孔会被中国孩子感动吗 156

第七章 再起波澜 169

第一节 与殷承宗的缘分 171

第二节 又一次惊人举措 179

第三节 到美国考学 192

第八章 说不清道不明的夫妻情 201

第一节 大病降临 203

第二节 风雨爱情 208

第三节 火车在流泪 211

第四节 听朗朗弹琴 222

第九章 在美国辉煌 235

第一节 这是梦吧 237

第二节 赶紧往家跑,告诉爸爸 245

第三节 跨进 IMG 公司大门,神气一点 253

第四节 在美国辉煌 259

第十章 时光奏鸣曲 271

第一节 世纪末纪事 273

第二节 迈着大师的步子 284

第三节 从北京到故乡沈阳 291

第四节 被美国人狂热追捧的中国钢琴天才 300

后记 309

我是这样用镜头记录朗朗的 刘 潇 312

第一章

在葬礼的气氛中壮行

因为朗朗深爱的外公去世了，整个家族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而朗朗的父亲郎国任却将消息对儿子封锁了，他怕影响儿子练琴。在他的心目中，什么生死亲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他的儿子和钢琴。一切都得为此作出让步。就连葬礼也得提前一天举行，仅仅为了不影响儿子去北京上课。不管亲友们如何怨声载道，他一意孤行，非要把事情往绝处做不可。在常人看来，这不仅有悖于常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本章题记



第一节 痛洒英雄泪

在东北,严冬和初春的转换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节气也未必就按照日历走。到了春天,冷还是照样冷,甚至比冬天还冷得邪乎。1992年的春天对于郎国任来说,似乎比他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寒冷。他从2月份就对春天充满了期待与渴望,然而,眼瞅就要到3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任何气温转暖的迹象。他一天天掐算着日子,度日如年,心绪只能越来越焦躁。

带儿子进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本来是早就打算好的事情。并且,他早就开始下手准备。他托亲告友,想方设法往北京调动工作。只有把工作调到北京,哪怕临时性的那种借调或帮忙,他也会感恩戴德。郎国任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他在社会上多少也是属于体面的人,所以,有位市府官员的秘书热心帮忙。这位秘书找到了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人心地善良,热爱文学艺术,一听说是到北京学钢琴,而且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就满口应承下来。这消息给郎国任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啊!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假如郎国任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就办成了,完全可以动身,而他偏偏是人民警察,还不是一般的警察,是治安特警。沈阳驻京办事处没有治安特警这种编制,所以,工作调动之事根本行不通。但是,郎国任不死心,他认为事在人为。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单位领导要求借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他以为这是周瑜打黄盖的事,爱打与爱挨双方愿意。人家北京那边办事处已经同意了,如果我们沈阳公安局这边肯放,那不就可以成行了吗?中国的事情一向是研究研究,不让你马上失望,却也不给你太多的希望。郎国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寝食不安。

有经验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在钢琴上真正有造诣,大凡都是让孩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提前一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一来是提早检验一下你的孩子弹琴水平距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要求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发

现这种差距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供使用,肯定来得及;二来嘛,那就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找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好老师,让这位老师把你的孩子当成他在北京的真正学生,这样的话,到了考试时,别人就不能把你当外地人看了。不当成外地人看而予以适当关照,这里边的学问有多大?

精明的郎国任不能不深谙此道。然而,精明人也未必就能把什么事情都整明白。而一旦整不明白,他会比不精明的人更加苦恼。郎国任在1992年的春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之中。他不能不到北京去陪儿子,儿子是他一手管起来的,儿子在钢琴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无不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儿子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了。但是,工作就能放弃吗?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有谁知道他奋斗到今天这个份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放弃工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苦争苦熬的前程,这里边有多少难以忘却的辛酸血泪。进入不惑之年的郎国任面临着真正的抉择。其实,是一种割舍。他总想两头不耽误,他总想把什么事情都办得更贴切一点,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横竖不吃亏。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郎国任的儿子朗朗确实天资过人,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以不可思议的进度超越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学钢琴的孩子。比他早弹半年的他撵上了,比他早弹一年的他超越了,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下来的,他那股子疯狂的弹琴劲头就像与人赛跑,他总是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边的人追撵,他不允许有人在他的前边跑。谁跑在他的前边他就撵谁。他曾毫不费力地夺得了首届沈阳少儿钢琴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一片惊羡之后,便是无法逃避的嫉妒。特别是那些同样吃苦同样付出代价同样希望获奖同样渴望考进北京的琴童的家长们。他们都在盯着争强好胜的郎国任父子下一步怎么办。朗朗不是杰出吗?不是天才神童吗?去北京报考附小你郎国任能陪同?你的工作怎么办?要是换了别人去陪朗朗,那就不好使了!周围人甚至比郎国任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难题。在他们的眼里,郎国任总是过于自傲,总是那么仰着脖子,牛逼哄哄的样子,似乎总是比别人高出一头来,甚至他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笑声也搞得别的家长不舒服。他大概是那种时常叫一些俗人不很舒服的主。